

# “五四”运动在湖南

周世钊 馮淑文 蔣 詢 傅东明 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五四运动在湖南

周世钊 馮淑文 蔣 詢 傅东明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长沙

编号：(湘)1728

## “五四”运动在湖南

写者：周世钊等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长沙市兴汉门口

发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1959年5月第一版

印张：3 1/4 插页：1

1959年7月第2次印刷

字数：68,000

印数：5,991—8,990

统一书号：11109·57

定价：(5)二角六分

## 前 言

为了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們特編輯出版这本书。本书包括周世钊同志所写的“湘江的怒吼”一文，这篇文章生动地回忆了“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同时，还包括有馮淑文、蔣詢、傅东明等同志就“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些資料所写成的三篇論述。这些文章，可以帮助讀者了解“五四”运动当时在湖南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可以了解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怎样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怎样傳播革命真理，怎样領導湖南人民勇猛地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軍閥政客展开不調和的斗争，从而組織和動員了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他們的覺悟，使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并从此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嶄新的道路。

我們應該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偉大的革命精神，繼承和发揚“五四”运动光荣的革命傳統，更加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情况，本书所記述的尚为有限；因編輯出版時間急促，缺点也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提出来，以便再版时予以补充、修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4月



一九一八年的毛泽东同志

## 目 录

湘江的怒吼.....周世釗 (1)

——“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五四”时期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湖南的傳播.....馮淑文 (52)

“五四”时期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蔣 詢 (71)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問題.....傅东明 (86)

# 湘江的怒吼

——“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周世钊

从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长沙修业小学教了两年书，在湖南通俗报馆编了一年报。这段时间内，“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亲眼看到了长沙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而开展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和参加这些活动的人物，至今四十年，还象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悬挂在眼前，镂印在心版，还可以用笔墨把它的轮廓和线条钩画出来。

这里必须首先说明：“五四”运动在长沙，从一开始就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只想就毛泽东同志领导长沙方面“五四”运动的一些活动，写出我的片断回忆。

## 开路先锋的新民学会

从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几个月新兵之后回到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同志，由于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官僚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国家接近灭亡的边缘，广大人民终年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早就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

学习的五年中，国内外又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南北军阀混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种种变故，他的心思是沒有一刻宁静的。他常常焦虑地思考着，怎样挽救危难的中国，解放痛苦的人民。

一九一五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毛泽东同志即刻就成为最热爱它的读者之一。他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常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他完全同意这些论点，中国要改造，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各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时在他的头脑里构成了更明确的观念，更坚定的信仰。

在第一师范学校里，有他最敬爱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诸先生，也有他最要好的朋友，如蔡和森、陈昌、张昆弟、何叔衡诸同志。他们常常交换改造中国的意见，也常常互相期许，互相勉励：要在天昏地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要从层层网罗的包围中展开长翅，要使自己成为当世的栋梁之材，要使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面貌根本变革。

他们知道：改造中国决不是一、两年的时间，更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办到。必须有很多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巨大集体，持久奋斗，才能发挥力量，有所作为。这样的人光靠在第一师范里面寻求是决不够的，必须突破学校的圈子，到广大的青年中去寻求。

一九一五年的秋天，长沙城里大部分的学校先后都接到一个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请能耐艰苦，有为祖国牺牲决心的志士和他通信联络。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几个字。有一些头脑顽固的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一定是怪人，征友也一定不怀好意，就把启事没收，不让在校内张贴。湖南第一女子师范一个姓禹的老校长，见启事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亲自找到一师附小，又亲自找到第一师范，从陈章甫同志和第一师范校长那里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在校是敦品力学的最好学生，才消释了“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的疑虑。原来毛泽东同志发出征友启事时，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很多进步的青年和他做朋友。他期待了一些日子，还只收到三个人的来信。他先后约他们于星期天在定王台图书馆会晤。见面时，不说一句应酬话，就问：你近来读些什么书？写了些什么文章？谈得很亲切。等到后来日子久了，交谈的次数多了，毛泽东同志总是和他们讲些读书要有理想，不要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打做官发财的主意；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才值得学习一类的話。

这样通信交谈，所及的范围仍不大，所联系的青年仍然不多，毛泽东同志感到不满足。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他和几个朋友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团结进步青年的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商讨，一个以改造中国为奋斗目标的新民学会就正式成立了。那是一九一八年四月里的一个星期天，风光明媚，草木生香，一十三个经毛泽东同志联系邀约的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很兴奋地齐集在岳麓山下的为痴寄廬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开了一天的会。会

上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新民学会章程。规定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学术，砥礪品行。會員必須是向上的(进步的)青年，必須是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愿的青年；新會員入会，要由會員介紹，評議會通过；會員必須严格遵守道德上、生活上的几条戒律，如不嫖、不賭、不娶妾、不貪污等。学会主要負責領導的是評議會，大家推选了五个評議會干事，毛泽东同志被推为評議會副总干事。最后討論发展會員时，毛泽东同志說：“要人多力量才大，會員應該多发展。不过，會員的标准不能降低，一定要品德好，志向好，學問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我們才欢迎他入会。”大家都贊成他的主張。

从这时候起，第一师范的优秀学生，长沙中、小学的优秀教师，都逐漸被吸收入会，接着周南女中、长郡中学、明德中学、湖南商专、法专和湘雅医学等校的学生也有加入的。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民学会會員发展到了八十人。除一部分赴法勤工儉学之外，多数留在长沙教書和讀書，每隔一月或两月要开会一次。每次會議都有中心內容，或討論某个学术問題，思想問題，或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或报告各人的学习、工作計劃与实践所得，以互相督促。會場中常洋溢着青年的沸騰热情，和寻求改造中国途徑的勇气。这几十个新民学会的會員，“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領導的长沙的各种革命活动中起着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所以新民学会的成立，是长沙开展革命活动的开路先鋒。

## 影响巨大的留法勤工儉学运动

新民学会成立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同志和学会的几个主要負責同志就全力領導了湖南方面的留法勤工儉学运动。

由吳玉章同志等所倡導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已經在全國許多省區掀起了一个浪潮。湖南方面首先迎接这个浪潮的是毛澤東同志。當時毛澤東同志剛從第一師範畢業。他和許多新民學會會員都親自看到軍閥混戰，全中國的天空被層層的烏煙瘴氣所籠罩，湖南人民也正被吳佩孚、張敬堯的“北軍”屠殺劫掠，越覺得中國和湖南都需要改造，青年學生必須加緊學習和鍛煉，來担当改造湖南，改造中國的責任。他認為如果讓一些青年學生到法國工廠去做工，幾年後，學好了法文，積累了工資，再投入那里的專門學校學習，這樣，不但使一些窮苦青年有遠适異國，學習新學術，新思想的机会，而且他們通過體力勞動的鍛煉，常和窮苦的工人在一起生活，必然會熟悉工人，了解工人，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勞苦大眾的問題，担当起改造國家社會的艱巨工作。這是青年學生的好出路，也是培養和提高新民學會會員的好途徑。他首先向新民學會會員、第一師範和長郡中學的同學宣傳發動，一部分貧苦學生群起響應，決心克服一切困難，以期達到勤工儉學的目的。幾天之間，決定參加的就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維漢、羅學瓚、張昆弟諸同志三十多人。

這時留法勤工儉學還在創議階段，沒有負責主持的機關，經濟上的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為了幫助湖南几十个青年解決赴法旅費，出國護照，學習法文等問題，毛澤東同志商請蔡和森同志先行到北京，負責籌劃辦理，他本人決定留在長沙，還繼續發展新民學會會員，繼續組織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到一九一八年的九月，繼蔡和森等同志走後，才與羅學瓚等二十多人去北京。這時湖南青年到達北京準備赴法的已有四、五十人了。由於出國的

准备沒有做好，一时还不能赴法，一部分人情緒不安，有的口出怨言。毛泽东同志劝大家耐心等待，并反复說明凡做一事必須作好准备，不可在沒有准备以前就盲目行动。他又和蔡和森同志与有关方面接洽，使大家都能入留法預备班学习法文，并分头筹备旅費，办理出国手續。

他和同来北京的一些学生都很穷，每个月六、七块钱的伙食費都很难維持，楊昌济先生介紹他在北京大学圖書館当个小職員，每月工資八元，仅够个人吃飯。他和罗学瓚、陈紹休等八人同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間小房子里。他不以穷苦为意，每天除积极工作和活动外，还要参加一些学术組織的講演会和到北京大学旁听一部分課程。

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时候的生活这样說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間小房子里住下七个人，晚上我們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連气都透不过来。当誰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須預先警告睡在两旁的人。”

到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同志由北京到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他所领导的留法勤工儉学运动，才告一段落。

这一运动的收获，不仅在于使湖南几十个青年得到到法国勤工儉学的机会，也不仅在于使这群勤工儉学的学生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中坚分子，而最主要的却在它在湖南知識分子的思想革新上和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有着巨大深刻的影响：（一）打破了湖南知識分子蹈常守故，安于习俗的思想，掀起了向西洋学习新思想、新科学的高潮。象年将半百、教書几十年的徐特立同志，也受了这次运动的影响，赴法去做老留学生，就是一个很显明的

例子。(二)毛泽东同志由于亲自到了北京，和北京各大学的进步教师、学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北京青年学生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够互通声息。这样，就为他于“五四”运动时期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 傳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九一九年的春末夏初，中国人民的心是特別不平靜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了，巴黎和会中正在討論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东的权利問題。全国人民一致注視了这个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問題。并提出取消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約，号召反对卖国賊曹汝霖、章宗祥 and 陆宗輿。北京、上海和各地的报刊輿論，普遍傳播爱国人民的这种呼声。

湖南人民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激昂、慷慨、主張奋斗到底。但在北洋軍閥張敬尧暗无天日的統治下面，爱国运动被禁止，一切外地爱国活动的消息也多被封鎖，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感到十分憤慨。我們一群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心情一样，每天想从报纸上得到自己所盼望的好消息；教員休息室里，坐滿了等待报纸的人；报纸一到，大家搶着先看。但不幸的是：每天都使人失望。因为每天的报纸报道青島归还，势将失敗，二十一条取消无望。我們的心上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感到异常沉重。每当学生要求我們报告时事时，就不知从哪里說起，只好鼓励他們发揚爱国精神，爭取最后胜利。

記得是五月九日的上午第二堂課后。我从課堂出来走到办公室，剛进門，就听見有人在高声念今天报纸上的专电和快訊：

“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門集会，举

行学界的大示威。高举写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島’、‘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島不可失’、‘卖国四大金剛应处死刑的白色旗帜……。游行示威的学生，行至赵家楼曹汝霖宅，打破窗戶，将卖国贼旗子擲入屋中。曹宅忽然火起。”

“章宗祥时在曹宅，学生見之，憤而毆击，章負伤甚重。”

“曹汝霖狼狽逃避六国飯店，因北京人心激昂，又走奉天，藏入日租界。”

“駐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毆伤甚重，性命已在呼吸。”

“北京学生，現被捕去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

听完这段消息，大家感到痛快，也感到憤怒。痛快的是打了卖国贼，憤怒的是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外交上沒有取得胜利。

这消息，即時傳遍了全校。課堂里，課堂外，学生三五成群，都在議論这事。有的說：“北京学生真勇敢，真爱国！”有的說：“卖国贼罪該万死，可惜沒有把他們都打死！”有的說：“我們一定要援救被捕的学生，要繼續爭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条！”

这消息也震动了全长沙城，全湖南省。全省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是交織着兴奋、痛快、激昂、憤怒的心情，准备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 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長沙

当毛泽东同志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上海时，大家認定他也会到法国去。但是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告訴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使大家惊

奇了。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准备的工作上。今万事俱备，就要起程；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这样問他。他說：“我覺得我們要有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来改造我們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問題。我覺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我决定留在本国，把我的時間用于更有益的地方。”

这时，報紙上天天傳來巴黎和会中我国外交失敗的消息。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正酝酿爭回青島、反对北洋軍閥政府卖国外交政策的运动。毛泽东同志送別了去法的朋友們，就打算回长沙，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当他还没有动身时，接到家信得知母亲病重，已到长沙就医，因此，于四月中旬从上海赶回湖南省亲。不久，他母亲所患的喉蛾医治好了，頸瘍还要繼續疗养，但比前已經減得多了。他因此能够以更多的時間研究时事，并向长沙的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聯絡活动。

一天，毛泽东同志来修业小学找我。我問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长沙？”他把母病情况告訴了我，并說：“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敗消息引起悲痛和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我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居住的地方时，就劝他住到修业小学来，这地方适宜，便于与外面联系，且可以在学校里教几点鐘課。他同意了。过了几天，他将他的简单行李搬到修业学校，在高小部每周教六小时的历史課，其余時間，完全可以自由运用。

从新民学会成立后，陸續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大中学生和

小学教員作會員。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学会的會員。毛泽东同志这时分別走訪了他們，講述几个月来他个人在北京、上海的經歷，并向他們介紹他所接触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談到国内外形势时，他認為由于外交問題的影响，全国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学生更将有具体的表示。我們新民学会會員决不可站在旁边看熱鬧，要立即行动起来。他又約集所有在长沙的會員到楚怡小学何叔衡同志那里开了半天的会。他在会上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南北軍閥混战的情况，張敬尧在湖南所造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蕩下全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事实，都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他还对如何組織青年学生的力量，如何与張敬尧进行斗争，也提出了他的意見。参加會議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启发，因而增强了在长沙开展爱国运动的信心。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傳到长沙后，毛泽东同志除緊密和新民学会會員及各学校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外，又广泛和新聞界、教育界人士交換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的具体意見。这些人正以受張敬尧的严密控制，爱国运动搞不起来，心情十分苦悶，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話，大家觉得头脑开朗多了，都表示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奋斗目标去努力。

## 湖南学生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前湖南学生的統一組織，也曾有过酝酿，并且在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訂立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軍事协定的时候，組織过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领导請愿廢約的运动。但組織不健全，没有發揮大的作用，而陷于停頓。毛泽

东同志回长沙后，首先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开展湖南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这时有好些学校如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搞社会活动也有一些经验，他首先和这些学校的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进一步再扩大联系的范围，并对所联系的学校学生主要干部，详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巴黎和会和北洋军阀的外交政策，全国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他提出：我们的斗争，第一，要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第二，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要对斗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如何对付张敬尧必会施加的压迫，使斗争坚持到底，就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这时，北京学生由于段祺瑞政府的横加压迫，又不肯罢免几个著名的卖国贼，斗争情绪更形高涨。到五月十九日，全体学校宣告罢课，并组织十人团，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不到几天，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罢课。张敬尧知道形势严重，戒备更加严密，每天派人检查报纸，不许刊登有关爱国运动的消息；同时，重申禁令，不准学生作一切爱国活动。毛泽东同志和各校学生会负责人集商，要加紧团结，突破张敬尧的控制，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又亲自写了一张很激切的传单，号召大家即刻行动起来，以支援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斗争。写好以后，用第一师范等几个学校的名义发出去。并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日夜紧张活动，动员各校罢课，同时推派代表，即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

经过十天左右的联络、协商，统一领导全省学生运动的新的